



... 邦威一女士 ...

857.64/078/1
11/1988

少女之春

郭箴一女士著

上 海
聯 合 書 店

1931

1931·4·20·初版

4—1500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賣價四角

上海聯合書店刊

四馬路轉平街口

謝序

黛一女士的這本集子裡，包含著十篇創作和一篇譯文。

生背上的春天寫出田舍男女的調情和密約；
心閃是一封情書，描繪戀愛心理；褪了顏色的個像
寫鏡君的悲愁，反襯出少女失戀的心情；捉不住的
憧憬也是寫亂愛的悔恨；衝破重圍寫志清坦絕小

江的愛；她竟……寫小主人愛憐小杏子，但又沒有能力阻止他的惡友的毒手；黃包車夫的報酬寫勞工的懲處與苦鬥；新痕寫兩個性格相反的少女；雲烟寫一個厭世而隱逸的女子；破碎心弦彈出的懺悔哀詞寫一個為運命所播弄的女子。

這十篇創作我最喜歡的是牛背上的春天。作者用她的天賦樸素的筆調，描繪五歲和巧雲的戀愛。題材是很簡單的，人物只有一男一女，此外還有一匹水牛。但是作者却能用單調的題材，傳達濃厚的情調。在文字方面，如果再加精練，就是一篇最優美的作品。引在下面的句子，我以為可以代表作者的描寫手腕：

五歲喜歡在坡上玩，一定還有別的好處，不然怎麽玩得連飯都忘於回去吃呢。
柳樹溪的水很清亮，照得見堤根邊的樹影子，照得見岸上走的人影子，以及橫掠過水

面的鳥影子。

一天，暮春的一天，樹影裏面添了一個人影，溪水立即打起浪圈，撓衣棒捶得水四面直濺，落在溪裏像下的雨點子。

平常，五壽的耳朵頂不管事，他的爹罵他的時候，他以為是耳邊風，不照。他的媽有時把喉嚨喊破了喊他吃飯，他好半天才陰一聲陽一聲的答應一句。他的媽急的不耐煩了望着五壽罵一句：“是要弄一個媳婦管一管就好了的。”——說也奇怪，他一聽見撓衣服的棒頭聲音，他的耳朵比兔子的還要精明。

五壽的心是棒，是石磚，是擗在石上的衣服，被人家任性的精踢，心血如潮樣的想向着外面衝，正如撓衣的水點子。水點射在水面上變一個泡，泡一破完事。五壽的血射

不出，悶在心裏直炸。

他賭咒，做夢也不會想到曾經讓他撒過野的巧雲姐，會說出以後不理他的話，這簡直是黑了半邊天。是塊大麻石，平壓上他的胸，逼得氣越喘不出越要喘。眼睛都生了花，看不見洗衣的人，看不見白臂膊，只看見一團火在那兒燒，連自己的臉部給烤紅了。

* * * * *

五壽念過廿四，曉得順口作些山歌教夥計們唱，他時常躺在牛背上唱：“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，外婆子來了四兩肉，小姨子來了殺肥雞。”這幾句歌，他不會將馬字改作牛字，是他的學問還不夠，然而他是知道處世的法門了。所以他又知已又規矩，而心裏並不老實。這一屆五壽的爹媽沒有看出，巧雲的爹媽更沒有看出，看出來的只

有巧雲。

巧雲看出五毒的不老實，是在十天前的一個晚上。那時他自己放縱自己，現出打牛的蠻力氣，五毒越撒野，她也就覺得暈眩而沉醉，總於大家鬧得不能開交，造出了頭次的偉大的冒險事業。

以上所引的都是牛背上的春天一篇裏的描寫。以外如第十篇裏的描寫，充分表現女性的心情，這些只有讓讀者仔細去賞玩。

我國的女性作家，已經有幾個成名的。歲一女士善於描寫女性心理，她在國內的文壇裏，應有相當的地位，所以我願意替她介紹。

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日，謝六道識於舊日大屋。

黃序

在過去有許多描寫女性的作品，也有許多藝人沈醉在紅綠的幻夢。然而所表現和流露出來的，却只有淡薄的迴味。最多只能在鮮艷的詞句上帶點暗示，總是掩不住觀察上和描寫上的膚淺。——這幾乎是我國描寫女性心理作品的病態：

由女性來描寫女性的心理，也許能獲得更深更偉大的成功罷。

——我每每這樣想。

可是，在寥寥的女作家中，有的歌頌着海和母親，有的咒罵着結婚的痛苦，還有的沈醉在鄉村的素描裏。而忠實地大膽地把整個的女性心理解剖出來的却不多見。

郭箴一女士是位對於文學很有涵養的女作家。在這創作集裏面充溢着又天真又深刻的描寫。因為由女性來描寫女性的心理，總比男性幻想着的真摯動人。我信作者將來的造詣，必為文壇增不少的榮光。這里我希望作者在最近的將來，有更成熟更偉大的作品公世。

黃鶴夢序於海上遠遙閣。一九三一·三·十七。

陳序

作者年紀輕，小孩子脾氣一點也沒有褪，說聲寫文，拿取筆就直畫；有的膽清都沒有膽清就送到書局；因為兩位可敬可愛的師長的鼓勵並介紹，說付印，也就有勇氣讓她忽促所寫的東西變成現在這樣的冊子；至於東西的價值怎樣，能不能同許多說是成了家的作者們的印着紅紅綠綠的封

面畫的書本在書店架子上爭一小塊地方，會不會有人順便翻開看看；這些，她却跳回家去了一概不管；全同小孩子打破了金魚缸，往門背後一躲，自己就不是闖了禍的腳色一樣呢。

不過，作者說她從現在起要多多的致力於學識的探求，拿以後的成績來填補這一次荒唐問世的過失；因之也就希望在這本冊子中發現的瑕玷會被讀者們給以原諒的。

末了，作者懶，要我幫她寫幾句話，我就這樣地寫了；並代她誠懇的向謝六漁黃天鵬二位先生致謝。

曉耕石 十九年冬，南京。

目 次

- 牛背上的春天
心閃
褪了顏色的偶像
捉不住的憧憬
衝破重圍
雲烟
她竟
黃包車夫的報酬
新痕
破碎心弦彈出的懺悔哀惻
如願的一抱

牛背上的春天

黑子五壽喜歡在坡裏玩，玩就是他的命。光玩，他的爹是不許的。玩以外是招呼放一匹水牯牛。

五壽會放牛，他能坐在牛背的一邊，他能頭朝牛尾躺在牛背上，又能站在牛背上，將兩臂向左右伸平做個大字，或是將竹櫈半橫頂在頭上作個天

字，喊他的夥計們認。——不是認字，是看他顯本事。

他跟錢三鬱子念過一年書，因為家裏沒有人放牛就下了學。他在坡裏動不動就用鞭竿地在上畫着字，考他的朋友們，他喊夥計們各人把牛繩子往牛角上一盤，大家來回翻叉、堆羅漢，下老虎棋，或是跑到坡下面柳樹溪裡泅水，戽水玩。牛都好好的喫草，有的躺在坡上回嚼，都守規矩。——因五壽為他們用鞭子訓練過，不然，跑到田裏壞了人家的麥子黃豆，回頭曉得是要挨罵的。

五壽喜歡在坡上玩，一定還有別的好處，不然，怎麼玩得連飯都懶於回吃呢。

柳樹溪的水很清亮，照得見堤根邊的樹影子，照得見岸上走的人影子，以及橫掠過水面的鳥影子。

一天，暮春的一天，樹影裡添了一個人影，溪水立即打起浪圈，槌衣棒捶得水四面直濺，落在

溪裏像下的雨點子。

平常，五壽的耳朵頂不管事。他的爹罵他的時候，他以為是耳邊風，不照。他的媽有時把喉嚨喊破了喊他吃飯，他好半天才陰一聲陽一聲的答應一句。他的媽急的不耐煩了，望着五壽罵一句：“是要弄一個媳婦管一管就好了的。”說也奇怪，他一聽見搗衣服的棒頭聲音，他的耳朵比兔子的還要精明。

這時五壽騎上了牛背。——五壽會騎牛，他有幾種騎法，他看不起街上的兒們的也是因為這幾種狠處。比如別人要騎牛，一定要把牛趕到一邊高一邊低的偏坡上去，然後爬上牛背，他笑夥計們不中用。他只要站在牛前喂一聲，他的牛就把頭低下來，讓他踏在兩角中面的平頂上，再自然的將頭往上一抬五壽就從牛頭到了牛肩而傲然的坐上牛背了。有時他站在牛的前甲旁，用一支腳尖踏在牛的前甲上，筋拐角骨上，一躍也就騎上了。這時五

壽是用後一種法子騎上了牛背。這樣騎比較快一些，為什麼五壽這時候要快，只有天曉得。

五壽的心渴，五壽牛口渴得更利害罷。五壽跨上了牛背，將繩子帶一帶，他的牛就朝坡下樹溪直走，走時還帶了一點跑的姿式。

“鬼，把畜牲趕到下邊去喝，弄髒了人家清衣服的水。”

“巧雲姐，開口閉口就罵我鬼，明兒我真的變一個水鬼來拉你做伴。”

五壽只是嘴強，說了以後，又怕別人生氣，快快的想牽着牛往下流走。牛總是蠢的，又不曉得主人這時的心，硬起鼻子來不讓五壽拖。五壽望一望跪在蟄了草的石盤上的洗衣服的人，沒有人，只有捲起袖管的一雙白臂蹲在水面搖晃。望着膀臂更急了，他以為今天牛是故意為難，於是跑到牛後狠命的打了幾鞭子。

“五壽不許，總是這樣狠生生的，牠曉得什